



武当道医临证灵方妙法

—— 系列丛书 ——

武当方药精华

尚儒彪 /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武当道医临证灵方妙法

——系列丛书——

武当方药精华

尚儒彪 /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当方药精华 / 尚儒彪编著. -- 太原 :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77-4503-1

I. ①武… II. ①尚… III. ①道教—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 IV. ①R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814 号

武当方药精华

编 著: 尚儒彪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072

E-mail: haozglion@sohu.com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7-4503-1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賀尚公寬名賢“武當靈方”出版

武當靈方濟世救
民十年艱辛
挖心
整義
法永存
世緊

中國共產黨好

社會主義好

偉大祖國好

病員八十六歲翁翁葉全松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弘扬道家医学，传承是责

罗钧

中国印刷集团公司总经理

賀中偉教授
《當道醫臨証方妙法》出版發行

崇尚
當道
醫

臨証
方妙
法

壬辰年秋月
襄陽市湖公醫院院長吳社斌敬書



祝尚儒先生

居士

武吉道原賦詩長古

壯壯出版

乙亥年七月



醫術勝如佛
脩心如佛

祝尚儒彪同志武當道醫臨證靈方妙法裝紆
壬辰年孟冬襄陽寒山人書賀

《武当道医临证灵方妙法系列丛书》

编委会

主 任：李光富

副主任：李光辉 卢家亮 徐增林 范学锋 吕允娇

内 容 简 介

此书是武当道教医药的一本方、药及制药技艺专著,全书共六篇。第一篇介绍了武当道教历代医药学重要人物考略,体现了武当道教医药是有根有源,且传承有序。第二篇是武当道教收藏的部分道教品味甚浓的而当今世界少见的医药专著,有《十二剂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第三篇是武当道教医药常用于临床治病、疗伤和养生健体各种方药。第四篇是作者无私地将家传的、师授的膏药疗法,从膏药的起源、制作、使用及方药全部公开地介绍给读者。第五篇是武当山现存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共有 2300 味左右。第六篇是武当山道教医药带徒必背“临床用药歌”,亦是首次向读者公开。

此书适合中医药工作者、中医药爱好者、执业药剂师、中医药科研单位阅读、参考、收藏。

序 言

我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武当山道教医药，但长期在武当山地区生活工作，长期阅读道教史志及《正统道藏》，长期接触道教界人士，耳濡目染，能感受到道教与中医学的密切联系，对民间流传的“医道同源”“十道九医”等习惯说法也有几分体悟和认知。

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教义思想的最大特色是“贵生”。生，是指生命存在和延续，“贵生”，即珍惜生命、善待生命之意。“贵生”的教义主要反映在三个层面：一是对自己；二是对他人；三是对其他有生命的物体。从这三个层面都可以看出“医道同源”的轨迹。

对自己，道教追求修道成仙、长生久视，所以特别重视“生”。《道德经》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太平经》说，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生命长久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是最高善。与生命存在相比，富贵功名都算不得什么。《抱朴子》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抱朴子》说：“百病不愈，安得长生？”“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道教修道成仙的

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不倦地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导引、辟谷、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历代道士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卫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方法。医学治病要研究人的身体，道教养生也要研究人的身体，所以我们在道教《黄庭内景经》中可以看到《黄帝内经》的影响。南朝道医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高举“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道教生命哲学大旗，强调修道之人如果平时能加强身心修养，注重合理饮食和房中卫生，善于调理，就能保持身心健康，防止疾病萌生。该书强调的“生道合一”的宗旨是“医道同源”的典型案例。

对他人，道教宣扬重人贵生，济世度人，所以特别重视“生”。《太平经》说：天地之性，万千事物中“人命最重”。《三天内解经》说：“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在被道教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的《度人经》中，开卷即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教义。道教有以医传道的传统，如东汉张陵创“五斗米道”是从为百姓治疗疫病开始的，张角的“太平道”也是通过为民治病吸引了信众。道教认为修炼成仙必须做到功行双全，道士们将各种修炼养生的法门统称为“功”，并认为在练功的同时还必须行善积德，济

世度人，即所谓“行”，只有做到“功行圆满”，才能得道成仙。而行医施药是济世度人的一大功德，这无疑也会促使教门中人自觉研习医术，通过治病救人来行善立功德。

对其他有生命的物体，道教宣扬齐同慈爱，万物遂生，所以特别重视“生”。

道教尊重生命、宝贵生命的思想并不仅仅是针对人的，天地日月、草木鸟兽等万物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需要人们怜悯善待，不可随意伤害。武当道教敬奉的主神——玄天上帝是主宰天一之神，是水神。《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说：“其精气所变曰雨露、曰江河湖海；应感变化，物之能飞能声者，皆天一之所化也”；“玄帝有润泽发生、至柔上善、涤秽荡气、平静之德，上极重霄，下及飞潜，动植莫不资焉。”因此，武当道教的玄帝信仰也充分体现了“贵生”的教义精神。古代道医不仅为人治病，遇到动物有病也会积极施救，民间传说道医孙思邈为小蛇治伤的故事就反映道教齐同慈爱的“贵生”教义。

民间“十道九医”之说，也不是空穴来风。翻阅道教史志就会发现，历代道士中兼通医术者不在少数。以武当山为例，宋代以来山志对通医术为民治病的道士多有记载。元代《武当福地总真集》云：田蓑衣“人有疾厄叩之者，摘衣草吹气与之，服者即愈。”孙寂然“以符水禳禱为民除疾，众皆归

之,数年之间,殿宇悉备。高宗诏赴阙庭,以符水称旨,敕度道士十人。”邓真官“远迓疾患,皆奔趋之。”鲁洞云“年八十余,以道著远,点墨片纸,可疗民疾”。叶云莱“至元乙酉,应诏赴阙,止风息霆,祷雨却疾,悉皆称旨。”明代《大岳太和山志》云:王一中(?-1416年)“符水济人,御灾捍患,事多灵验。”张道贤“奉命采药于名山大川”。雷普明“御马监马大疫,檄普明治之,遂息”。《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卷四《仙真》云:黄清一(?-1900年)“识药性,苦修炼。昼则入山采药,和丸济世”。黄承元(1785-1876年)“性慈祥,甘淡泊。日以采药济世为事”,治愈病人甚多。该志卷一记载:“紫霄宫杨来旺知医,纂有《妙囊心法》;周府庵郑信学、蒲高衡、饶崇印知医;紫阳庵王太玉知外科;自在庵高明达外科。”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搜集武当山道教历史资料时,听说清末民初武当山坤道胡合贞知医术、识药性,曾为武当山周围许多民众治愈过疾病;20世纪70年代,我曾见过冲虚庵赵元量道长为民推拿疗伤,不取分文,颇受民众尊敬。所以我和王光德会长合著《武当道教史略》时,专门为胡合贞、赵元量道长立传,以表彰他们悬壶济世之功。

尚儒彪先生,道名信德,是武当道教龙门派第25代俗家弟子。20世纪70年代初,因开展“一把草运动”进入武当山采挖中草药,认识了在庙道医朱诚德,遂拜其为师,学习

道教医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他总结整理出武当山道教医药的“四个一”疗法,即“一炉丹、一双手、一根针、一把草”,并发表多篇文章介绍武当道教医药。尚医生退休前为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2002年被十堰市卫生局评为“十堰十大名中医”之一。他曾参与编写《中国武当中草药志》,著有《伤科方术秘笈》《古传回春延命术》《中国武当医药秘方》《武当道教医药》等医书。

《武当道医临证灵方妙法系列丛书》是尚儒彪先生总结研究武当道教医药的最新成果,该丛书由内科、儿科、妇科、男科、伤科、外科、方药7个部分组成。作者长期从事中医药工作,除本人家传及师授秘方外,还注意搜集、整理武当山历代道医治疗各种疾病的灵方妙法,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古人云:“施药不如施方。”现在,作者将自己长期收集的灵方妙法全部公开地介绍给读者,由读者斟酌选用,这种做法完全符合道教重人贵生、济世度人的教义,故乐为之序。

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 杨立志

自序

壬辰孟春,当我校完新作《武当道医临证灵方妙法系列丛书》,真有新产妇视婴之感。产妇只需十月怀胎,吾作此书,积累资料数十载,辛苦撰写近十年。虽经精雕细琢,修改数遍,书中仍有不尽如人意处,但慈母看娇儿,虽丑亦舒坦。

余幼承家技,自幼受百草香气熏染,从记事起,常见将死者复活,危重者转安,常与家人共享患者康复之快乐,亦常为不治者而心酸,遂立志:长大学医,为人解苦救难。1961年我拜名医齐正本为师学习中医外伤科,1963年参加工作进入医院,曾拜数位名医为师,有湖北当阳县的朱家楷,宜昌许三友,襄阳铁路医院的邓鸿儒,襄阳中医院的陈东阳和马玉田。参加工作后,我坚持在工作第一线,数年没有休过节假日,工作没有黑夜与白天,玩命地工作,换来的是历届领导信任,患者喜欢。组织上曾派我到湖北洪湖中医院学习治类风湿,赴山西省稷山县杨文水处学习治疗骨髓炎,在襄阳铁路医院学习治疗白癜风,去北京参加“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交流会”,使我增长了见识,大开了眼界。1971年至

1973 年曾进修于武汉体育学院附属医院，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拜郑怀贤教授为师，学习骨伤科。1980 年进修于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拜王乐善、田淑琴为师，学习中医外科、皮肤科共 1 年。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考入湖北中医学院中医系，经 4 年系统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因当时开展“一根针、一把草运动”，我多次进入武当山采挖中草药，与在庙道医朱诚德结缘，遂拜朱诚德为师，学习武当道教医药，这一拜，学习便是 40 年。谁知我越学越觉得自己所知甚少，临床穷技乏术常遇到疑难，得天时、地利之优势，有困难即向恩师朱诚德求教，无数次地进入武当山，他每次总能为我释疑解惑，用朴素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能使我通晓医书之理，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行医的道路上要不断地学习，学医没有终点站。

遵师训，我发奋攻读医书，虽未悬梁刺股，但也是手不释卷，读《内经》忘了寒暑，背药性午夜不眠。深山采药，常拜师于道友，问方于民间，辄尝尽人间辛劳与苦甜，我曾数次尝毒，几经风险，初衷不改，苦而无怨。经数十年努力，现在我稍有所学，也有了一些临床工作经验。饮水思源，朱诚德恩师无私地传授我道医真学。我第二任恩师李光富为我的工作亦给了很多方便。在他的安排下，我拜读到《正统道

藏》，并安排数位道友协助我采挖中草药标本，收集医药文献，为我撰写此书作出了很大贡献。受武当之恩惠比山还重，弘扬武当道教医药，义不容辞，我应勇挑重担，可用什么形式传承，吾甚是为难。武当道教医药文化深厚，源远流长，发掘之、提高之，确为重要。但泥古不化，无以进步，执今斤古，难以继承，以中拒外，有碍发展，化中为洋，有失根本。细思之，详考之，本着博众家之长，理当世精英，与道教医药融会贯通，讲究临床实用，为人类健康做一份贡献之初衷，我不顾年老多病，十年来上午接诊病人，下午至午夜书写书稿，从未间断。虽然因用眼过度视力不断减退，书写时间太长，累得我颈僵背痛，手困腕酸。只觉得昼夜苦短，甚感艰辛，方信“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不是谬言。现书已完稿，我心中欢喜，不能忘我恩师朱诚德毫不保留地传授道教医术，亦不能忘武当山的道友，时常与我朝夕相伴，不能忘那些帮助过我，为我提供过资料，为我讲述过武当道教医药人物或传奇故事的均州城里数位知情老人，在此我再次谢过！

我还应感谢丹江口市的很多领导，对我研究武当道教医药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丹江口市第一医院诸位领导，在我工作期间，为我研究武当道教医药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并给予充分时间，更要感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的领导和郝志